

徐老師的悄悄話 — 第一百六十二話

「瘟疫中歡笑的勇氣」

前一次和大家聊到鼠年的種種，還正講到中世紀的「黑死病」—鼠疫是多麼的可怕，沒想到晴天霹靂，這個世界馬上就陷入了武漢肺炎（現在改稱「新型冠狀病毒」—NCV）的可怕旋渦當中，現在滿街行人，幾乎人人都戴口罩，由於人心惶惶，再度的證明了台灣社會心理素質的脆弱，這幾天看到的現象先是搶口罩，再來搶酒精，繼而搶衛生紙；而媒體，特別是電視，圍繞著我們重複的播報緊張的情勢，這種帶有誇大性質的重複報導，是會引發激烈情緒的，最壞的情況會為整個社會帶來集體的焦慮反應—「歇斯底里」，您只要回想一下我們的那些新聞台平時播報內容的聳動浮誇與粗俗，已經讓「新聞記者」這個曾經令人肅然起敬的頭銜開始變得可笑。行銷學的名言「你的選擇代表著以後的意義」，台灣電視媒體的選擇，代表著的正是他們存在的荒謬，那些「記者式」語言動不動就讓我們聽見「踢到鐵板」這種俗俚，又常常說某人處理某事「立刻被抓包」，如果那一天不幸發生車禍被撞者，在他們口中必然是被「撞飛」，某些人參與某些私密的事被知道，就叫「揪出來了」，他們要是形容驚愕的結果經常講「令人傻眼」，對人們的行為形容詞是「狂罵」、「狂掃」和「抓狂」，播報中時不時來兩句「打臉 XX」、「當場出包」、「當眾出糗」，而批評某人是「狂掰」後還會拖個「大反彈」式的 ending—繼之以「狂笑」、「狂打」一路「狂」下去。為了建立播報的權威性，他們動輒就會嘴上推出一堆「大師」、「達人」，還有最近這兩年兩岸互相來往，我們的電視新聞主播們也跟著大陸「水平」（應為「水準」）、「紅火」（應為「走紅」、「流行」）、「落實」（應為「執行」）起來，而主播們的國文程度日漸低下也可以從他們口中的「不思議」（應為「不可思議」吧），報導國際會議時說大陸代表「嚴正抗議」台灣的參加（應該是「嚴重抗議」，大陸對台灣沒有「嚴正」可言啦），以上所舉例的內容，在在都顯示出台灣傳播界空擁良好的硬體設備，卻在軟體—特別是從業人員的素質上非常的失敗，一個先進國家的傳播媒體，由其是電子媒體，不論電視或廣播，在理論上都自詡具有「提升社會素質」、「教化正確價值觀」，他們做到了嗎？我只知道我有好幾位朋友都任教於大學裏的新聞與傳播科系，每當我調侃他們的「出品」不夠精良，流於俚俗與錯誤時，看到的都是一張張漲紅了，囁嚅道歉的臉…，不禁感嘆台灣的華特克朗凱（Walter Cronkite）和芭芭拉華特斯（Barbara Walters）（兩人皆為集智慧與優雅於一身的美國名主播）何日才能出頭？！看來做為閱讀者的我們要多說話，多批評了。

由於背傷，在地板上躺了幾天，被迫「在家隔離」了好一陣子，陪伴我的好友只有電腦和書本了，剛好想到最近的時疫與中世紀的一段文學佳話有著相似的背景；有一本凡是歐美的知識份子應該都讀過的「災難書」，一本美麗而精彩的故事集，正好藉著這個苦悶焦慮的時刻介紹給大家，那就是意大利文豪薄伽丘（Giovanni Boccaccio,1313-1375）的名著十日談。薄伽丘是那不勒斯人，他的作品相當的多樣化，不論是音樂、詩歌、史詩、傳奇都相當的受歡迎；西元一三四八年，由佛羅倫斯城開始，意大利被捲入一場殘酷的大瘟疫（黑死病），在整個歐洲病死的人口高達一千萬人以上，許多村莊人口整莊整莊的死去而淪為廢墟，在佛羅倫斯也終日喪鐘轟鳴，死了十多萬人，我們的薄伽丘就在次年以這一次瘟疫作為背景，以十個年輕人（七位女性、三位男性）到該城的郊外山上別墅躲避瘟疫做開端，他們除了唱歌跳舞以自愉之外，大家每天每一個人都要講一個故事來渡過這恐怖又無聊的時光。一天一人說一個，十天剛好一百個，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十日談的來由，這本短篇故事集甫一問世，立刻就激起了社會廣泛的注意，原因是一來是它的取材豐富而有趣—歷史事

徐老師的悄悄話 — 第一百六十二話

「瘟疫中歡笑的勇氣」

件、義大利古文學、法國民間寓言、甚至東方故事（印度、阿拉伯和中國的），連當時的社會逸聞八卦都兼容並蓄，薄伽丘也把當時大家喜歡的作品—‘一千零一夜’、‘馬可波羅遊記’和古羅馬的傳奇‘絕妙的驢’都加了進去，復加薄氏本身對當時皇室貴族的裝腔做勢、教會的虛偽腐敗非常反感，於是在十日談這本書裡又極力的諷刺和揭露，這本書剛剛問世就讓封建勢力和教會「完全受不了」了，而薄伽丘書中的諷刺與譏笑卻又成了社會上家談眾議的熱門話題，就以「絕妙的驢」—一個人陷於情慾，被施以巫術變成了驢，又展開一連串的奇遇，和第三日的猛男馬賽多傳奇…，都充滿了「大逆不道」卻又「自由奔放」的意味，教會震怒了，若不是當時的大文豪佩脫拉克（**Francesco Petrarca, 1304-1374**）的大力呵護，這本當時的禁書可能不但不可能流傳後世，甚至薄氏的小命都可能不保，而書中所描述的王公貴族、騎士僧侶、販夫走卒，市井小民的各種面相也豐富了我們對那個時代的認識與知識，這一本可愛的故事集一直到現在都膾炙人口，也曾多次被拍成精采的電影，它也被認為是中世紀民族文學的柱石和文藝復興的先聲，各位不要被這本書的厚度嚇到，如果不耐於去「啃磚頭」，可以從其中絕妙的驢（金驢記）的單行本（商務書局，張時譯，民國 60 年），開始著手。

偉大的災難也許蘊育出偉大的成果，成就偉大的貢獻，不是嗎？！黑天鵝（**Black Swan**）的出現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壞消息吧。

祝大家健康無恙。